

粮食放大器

张建春

我小时在农村长大，听到“嘭”的一声就兴奋，知是爆米花的人来了，站在高处瞅瞅村口，证实了，慌着拽妈妈的衣襟，妈妈没有犹豫的应承，不是大事，米，缸里有，钱，花费不多，加糖精的炸一锅五分钱，不加糖精的三分，一个鸡蛋的钱，就能炸上两三锅。农家孩子少有零食吃，妈妈心疼我们呢。

爆米花的用米有讲究，粳米比籼米好，爆出的米花大而脆，籼米僵硬，也成米花，只是瘦瘪的多些。如用糯米就更好了，口感比粳米、籼米都上了个层次。粳米和糯米是近亲，圆润，爆出的米花一样好看。

爆米花文气，村里人不说，叫炸泡子，形象又生动。我们奔着炸泡子去，米和口袋一齐带上，米不过一斤，装在升子或茶杯里，袋子却是大大的。去时一小撮，回去时一大包，还真有些成就感。

到村里爆米花的人似乎是固定的，在我的记忆里是兄弟俩，叫海能、海泉，算来还是我的家门叔叔。村子里不缺来往的匠人（我们把爆米花的人，也当作手艺人），铁匠、木匠、白铁匠、铜匠、茅匠等，隔三差五总有身影晃动，我们最喜欢的还是海能、海泉兄弟，我们和他们热络，喜欢听“嘭”的一声轰响。炸泡子来了，我们闲了许久的嘴有地方送了。

海能兄弟俩一年里要来上几趟，他们米花爆得排场，人也厚道，碰上吵得凶而家中手头急（没钱）的孩子，也会为他们爆上一两锅，且放足了味精，算是送手的。我去爆米花，海能总是摸摸我的头，说上几句“从小看秧子”之类的话，让我心中窃喜。后来看海泉也和别的孩子这么说，我心中发笑，暗道：老套路呀。

不知何时爆米花有了拓展，除了大米、玉米，蚕豆也可爆了，爆开花的蚕豆好吃，再不是“老头恨，老奶奶闷，仨们吃得香喷喷”的家伙了。再后来发展到爆晒干的年糕、粉扎、米面，一应的香甜有滋味，现在想想，海能兄弟应是膨化食品的鼻祖。美食起于民间真的不假。

尽管很多东西可以爆花，但仍是以爆玉

花为主打。爆米花除当零食吃，还充当了其它角色。村子里有道菜叫挂面圆子，就是用挂面、米花加剁碎了的猪肉揣制而成的，极鲜美。米花和熬制的山芋糖丝相伴，滚成“欢团”，点红配绿，是春节间的美食和吉祥物，好看好吃好玩，透着喜气和好的寓意，春节少不了“欢乐团圆”，爆米花当然不可或缺。还可以用爆米花做切糖，爆米花加糖丝、芝麻、花生，打实了，用刀切成小方块，贮藏进白铁桶里，香甜可口，能吃很长时间，真是种美味，恨不得睡觉也抱着白铁桶，百吃不厌。

把爆米花称为“粮食放大器”，还是来自于海能兄弟。海能会侃大山，一次又到村口爆米花，兄弟俩一唱一和，说了段故事。说是，美国总统到中国上海访问，只听“嘭”的一声，大惊，以为是啥新式武器，待仔细一看，发现进去一撮米，出来一堆粮食，抓了把吃，实是可口。忙问随同的中国官员，是什么好设备？中国官员有智慧，答曰：粮食放大器。引得美国总统直竖大拇指。

海能兄弟的话我们大信，主要是粮食放大器形象，不是吗？一粒米开花，放大了好几倍。如今海能兄弟还健在，和我素有来往，时而说到“粮食放大器”的话，还是捧怀大笑。爆米花的业计海能兄弟没有传人，他们的后代，没一个看上的。但海能兄弟的眼睛里有遗憾，说到时还是感情满满。

细想想爆米花中有做人的道理。都说无压力就无动力，沉睡的米施以压力，出锅了，不就开出花来放大了吗？人也这般，往往在压力拷问中，出现了奇迹，成就了事业，放大了能量。

“嘭”的一声爆米花的声音在城乡消失了，但爆米花作为一种食品仍就存在，电影院、茶楼等一些场所，还能见到它们的身影，只是换了种包装，换了个地点，整整齐齐的存在。存在就是合理，这些放大的粮食，不因时间的流逝，失却本源的香味。

爆米花、炸泡子、粮食放大器，作为一种浓浓的乡愁，还将在我的舌尖跳动良久，我相信。



害群之马 韦荣景 作

“闭关”

海豚

女儿的学校放假后，她回来了，是从武汉回来的。几天之后，街道、单位、学校每天都会发来短信，我们也填了一个又一个表格。小区里的广播每天都在重复：“预防千万条，口罩第一条；健康第一位，不要吃野味；洗手很重要；武汉来报到，主动隔离好……”

疫情这么严重，而且会人传人，我们一家三个人就像贼一样，不再敢出门，守在家中。所幸，因为春节准备请亲戚吃饭，家里储存了满满一冰箱的菜，够吃一阵子。

尽管我们三个人没有一点状况，但还是害怕身体里潜伏着病毒。三个人中，我身体最弱，要是感染首先也是我，如此一想，我便格外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。前两天还好，第三天我感觉嗓子有点痛，头有点晕。新闻里说，感染者首先是嗓子痛，然后干咳嗽，再是发烧。我的心怦怦直跳，完了，要是送到医院，没得治怎么办？可万一不是感染，而是感冒呢？我立马吃了两粒消炎药。

吃药、泡脚、喝开水，嗓子舒服点，也没有咳嗽，可心里还是忐忑不安。

新闻里说潜伏期2-12天，后来又说1-14天。反正不能出门，就安心在家准备年夜饭，为此，我还准备了菜单，记录在小笔记本上，并将家里的菜按荤素搭配一分类好。忙碌的日子不知道害怕，可一闲下来，又开始觉得头晕、乏力，总结经验，我这不是感冒，是闲了头晕。接下来的日子看书、追剧，数家里的硬币，还是觉得无聊。

唯一外出的活动时间就是倒垃圾。老公抢着去了，他严肃地说，出去容易被感染，感染我也不能感染你！说得多大义啊。我实在找不到出门的借口。女儿每天关在自己房间里看娱乐节目，笑声不时从房间里飘出来，她偶尔出房间，只是觅一点零食。

我们决定要自我隔离14天。第九天时，女儿按捺不住了，她从我房间转到阳台房间，再转到客厅，有气无力地说：我想出去走一走。

“不行！”我和她爸同时从沙发上跳起来。

老实说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可被感染了，她要是这样出去，不仅会给别人带来危险，也给自己增加风险。

其实女儿也怕，她只是说说而已。我们仨又老老实实坐下来，无精打采地看电视。

一分钟，一小时，一天，时钟像是老了，走不动了。

食欲明显下降，原先准备的一堆菜都不愿意吃，扔掉也太浪费了，尤其是一盘盘带鱼、红烧肉、鸡肉……我想送给小区里的猫吃。以前我也经常送，但这时候送会不会害了猫。又想，都是煮熟的食物，我们自己吃了都没事，哪还有什么病毒呢。于是将鱼、肉分几个袋子装好。我们是“隔离者”，理应不坐电梯，以免给他人带来麻烦。我戴上帽子，直接拉到眼睛上沿，只露出两只眼珠，再戴上口罩和手套，拎起“猫食”，像猫一样蹑手蹑脚从楼梯走下去。

随后几天，吃过晚饭，我便将剩下的菜，加点热饭，打包给猫送去，顺便再将前一天袋子扔进垃圾桶。猫还真给面子，每次都食物吃得干干净净。

终于到了1月31日，我们“闭关”整整14天。

野 春

夜春

有多少年，没尝过真正的野菜了？

无数次，闭上眼，脑海里都是老家那绿绿的山坡。一到春天，春风拂过，山坡上点缀着一丛丛、一簇簇的新绿。那是野菜，有叫得出名的，也有叫不出名的。但味道，是一样的鲜嫩。

那时，对我来说，春天就在老家的山坡上。因为一到春天，孩子们的主要任务，就是到山坡上采野菜。放学回家时，路过山坡，顺便采上一两把，回家后不管是炒着吃，还是炖汤喝，味道都挺鲜美。

困难年代，最适合和野菜一起搭伙的，是豆腐。白白嫩嫩，弹性十足的豆腐，切成小块，和野菜一起炖汤。野菜的清香中，带着点清新的泥土气息；而豆腐的香气中，则多了点豆香。两相交融，再挑剔的嘴，也挑不出毛病来。

若是加些榨菜，将豆腐打碎，再把野菜剁碎，做豆腐羹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淋上点

麻油，鲜嫩中飘着油香，还未入口，人就已经醉了。勾芡后的浓汤，粘稠中带着滑嫩，口感层次丰富。一锅羹汤，往往不多时就见了底。

正因如此，我对乡间的野菜，总有着难舍的情结。有一次，和朋友出外游玩，到了一家饭店。看菜单，正好有野菜豆腐羹。问了服务员，才知道是荠菜豆腐羹。好奇之下，便点了一份。但一入口，顿时无比失望。如今的野菜，早已非“野”，更没有了土生土长的野菜那种嫩掉舌头的鲜美。

没有了野菜，春天在我眼里，也有些黯淡无光了。于我而言，春在野外，在山坡上，在一丛丛的绿意中。正是这些绿，将春天点缀得多姿多彩；也是这样的绿，让我们的童年，虽生活在艰苦的年代，却不曾怠慢了味蕾。

无“野”之春，是乡愁，也是遗憾。